

扶贫车间

周有德

岭头村，靠海不靠山，却压着一顶岭头一样的帽子——贫困村。而一个“扶贫车间”，把它摘下来了，把它丢到通明海里了。

真的是一个宽敞的水产加工车间。一条一条，长龙一样的不锈钢操作台，两旁整整齐齐的，都是各种花色的衣裳。那冰冻的海虾，在她们套着薄膜手套的双手里，犹如被穿针引线，左手掐去长着胡须和尖刺的头脑，右手拇指与食指同时一捏，那小尾巴连带着腰身上的壳，就给脱拉出来了，干净、利索、柔软的虾仁就给挤出来了。这可是半秒钟内完成的工序。

这个年轻的母亲，浅绿色衬衫上印刷一个“love”，一撇洒落下来的短发，也撇不掉她脸上的满足。她原是东莞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操作工，因疫情影响，出口订单少了，就干脆回到家门口的“扶贫车间”来上班，才五岁的儿子，也不再是留守儿童了。

这个小女孩，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，跟着母亲来上班，“扶贫车间”也例外地给她暑假见习机会。她一半是母亲的助手，给母亲操作台上搬去待剥的冻虾，一半是自己学习剥虾。

我问她，你有十二岁了吧。她微笑着，说她已读完五年级，九月份开始新学期，就读六年级了。我说给她拍个照片，当作写日记。她说她也写日记，可还是低着头，抿着嘴笑。

剥好的虾仁给送到解冻机上了。那传送带穿过大大的清水池，不

停地转动着。那虾仁给清洗得清清爽爽了，然后装进白色泡沫箱子里，送到十多公里远的湛江市，那家长期租赁的水产冷冻厂的库房里。再根据订单与合同，运往大城市的超市或者酒楼。

于是，经过厨师的妙手回春，就成了美味的虾仁炒韭菜、虾仁炒番茄，或者虾仁豆腐蒸蛋。

于是，这么一条一条的小海虾，便产生了几何级数效应，解决了岭头等四个贫困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

本来，这岭头村，靠在通明海边上，眼看着初一、十五最大的潮起潮落，就是没有盼来好的日子。城月河从西北方向来，从来都是那么散漫，从来都不理会这村前村后贫瘠的土地，一拐弯，就汇合通明河，注入通明海了。而这通明海虽然开阔大气，年年让强台风带来淋漓酣畅的暴雨，但岭头村仍然没能过上安康的生活。

所以，这岭头村，愿意永远是一个“岭头”，而不愿意与大海沾亲带故。

不对，靠海必须吃海。

这从大虾堆里挑出来的、仍然活蹦乱跳的中虾小虾，也能独立成章，成为一串别致的曲子。剥去粗糙的外壳，就是鲜美的虾仁，其身价就十几倍地翻上去了。在城月河、通明河不愿意浇灌的土地上，“扶贫车间”像薄膜封闭式的蔬菜种植基地，四季如春。它不是一个，而是六个，最高峰时期，有一千三百多工人上班。前段时间是休渔期，也有八百多工人。

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上班，计件工资，剥一斤虾仁，小的1.5元，

大的 1.2 元，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，一个月多的有四千多块，少的也有三千块。一天一算账，下班了，马上到“扶贫车间”办公室领取现金。电动单车几分钟，就到了村子里的熟食摊档，斩上一边烤鸭，再炒一个青菜，这晚餐，媳妇和家婆也可以对饮一杯了。

这位白衬衣、黑西裤的女孩，是“扶贫车间”的财务人员，要到太平镇农商银行提取现金，计发今天的计件工资。她的电动单车停在桉树下，给垂下来的桉树枝条缠住了，她将它摘掉了。这个岭头村，不就是这样给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吗？

其实，帮助岭头村摘掉贫困村帽子的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黝黑的赶海人。他是太平镇私营个体工商业协会的党支部书记，伟信水产加工厂的老板，“扶贫车间”的创办人陈南春。

2018 年，他在省、市、区扶贫工作队的支持下，与岭头村委会的干部一起，走家串户，重点动员贫困户的“留守妇女”，到扶贫车间“兼职”。她们利用空闲时间，每天上班几个小时，既赚到了钱，又方便照顾家庭，一举两得。

我为了写这篇小文章，又给他打电话，能否有更细致的情况。南春兄，我尊敬的称呼他，虽然他比我年轻七岁。

他在微信上，给我发来了原为贫困户的员工名册，有二百多个名字，好像一篇简谱标记的曲子，使我想起一支老歌：

“水流千条归大海，葵花永远向太阳，人民跟着共产党，幸福日子万年长。”

2020/8/23



扶贫车间大招牌 周有德摄



伟信水产扶贫车间宣传栏 周有德摄



扶贫车间工人操作场景 周有德摄

（发表于广东学习强国平台，获广东省 2020 年“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”征文比赛三等奖。）

